

BEIJINGPOPO

# 北京婆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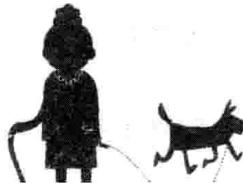
小丑鱼 著

最牵动人心的  
婆媳关系  
纪实小说

典型80后女孩的  
婚姻之路

# 北京 婆婆

小丑鱼署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婆婆 / 小丑鱼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  
2015.3

ISBN 978-7-5143-3245-2

I. ①北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025656号

## 北京婆婆

---

作 者 小丑鱼 著  
责任编辑 崔晓燕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 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 
印 张 15  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3245-2  
定 价 3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# 目 录

第一年 结婚 // 1

第二年 怀孕 // 61

第三年（上） 孩子 // 119

第三年（下） 幸福 // 175

# **第一年 结婚**



# 1

某一年某一个月某一天，四川姑娘晏欢要跟着北京的男朋友岳一龙回他家见家长了。本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，但因为岳一龙知道晏欢是个潮人，生怕自己老娘受不了晏欢的打扮，特意提前几天带晏欢去商场买了一套他所谓的“见家长专用装”。

什么叫潮人，在百度的词条里有解释：潮人就是所谓的潮流人士，走在时尚前端的人，他们穿着打扮时尚、新颖。

在岳一龙看来，年轻人嘛，都时尚、新颖，可他妈郑红玉是個小学退休教师，特别轴、特别保守、特别节约，十年如一日地朴素着，晏欢要是戴着蓝色的美瞳，穿着紧绷绷的铅笔裤进门，郑红玉不用笤帚轰她出来才怪。

郑红玉早就和岳一龙约法三章：前卫的不要，攒不下钱的不要，不懂规矩的不要。

其实也不能怪晏欢，她在银行上班，平时穿银行那套制服早就憋坏了，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去更衣间换上她的那些欧美范儿衣服，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制度森严的银行大门。

岳一龙原本打算让她穿银行制服去见郑红玉的，但晏欢一听就把

头摇得跟什么似的，说，打死也不穿制服，我上班已经恶心够了，现在你还让我恶心，从早恶心到晚，你还让不让人活了。

岳一龙只好妥协。

岳一龙完全继承了他爸岳林的身材，是个常年戴着副黑框眼镜、矮矮胖胖的小男人，和又瘦又高、足有一米七的晏欢站在一块儿，对比相当的强烈。虽然岳一龙不到一米七二，但晏欢还是不放弃穿高跟鞋，她说，女人不用香水还有什么前途，不穿高跟鞋还有什么活路。于是只要岳一龙和晏欢走在一起，就会出现搭配失调——昂首挺胸的姐姐带着弟弟逛街的场面。

这次在岳一龙的带领下，晏欢蹦蹦跳跳地进了商场，直奔 ROXY，岳一龙吓得赶紧拉住她，说，别价，干吗呀你？说好了咱去淑女屋的。

晏欢嘿嘿一笑，说，一龙，我就买一件 T 恤。

岳一龙眼一闭心一横，说，今儿只许看淑女屋。

晏欢哈哈笑了，伸出两只手来捏了捏岳一龙的脸，说，哈哈，逗你玩儿呢，你真可爱。

岳一龙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晏欢对淑女屋不感兴趣，她老是觉得淑女屋这种本土服装是给上上世纪的人穿的。当她看着岳一龙给她挑了一件碎花衬衫、一条直筒裤，进试衣间的时候，她撇了撇嘴说，真土。

土归土，但为了岳一龙，她忍了。走出试衣间后，她看着岳一龙直朝她竖大拇指，于是满心欢喜地转过身去看了一眼镜子。

可看见镜子里的自己，她嘴里有口水就能喷出彩虹来，于是她小心翼翼地转过身，问身后的岳一龙，你真觉得好看？

岳一龙像是使了吃奶的劲儿一样点头，并说，真好看，特别好看，骗你我就是王八。

晏欢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小声地说，可这骗你妈，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。

拎着衣服出了门，晏欢还是有些郁郁寡欢，她说，你妈怎么这么保守？我是嫁给你，又不是嫁给你妈。

岳一龙假装生气地止住了脚步，说，你还想不想和我结婚啦？

晏欢哼了一声，说，我看是你不想和我结婚吧，想着法子来折磨我，就连婚恋专家都说了，男人不结婚，不是他不想，是他找不到……

说到这儿，晏欢又跳了起来捏岳一龙的脸，像只麻雀一样蹦来蹦去地说，哈哈，是你找不到，听见了吗，是你找不到，你提着灯笼开着氤灯也找不着。

岳一龙就喜欢晏欢这种精神头儿，总是不知疲倦地让他开心，像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麻雀一样可爱。

见家长那天，晏欢特意化了一个淡妆，连眼影都不敢用，只是用了点儿粉饼，扫了扫眉毛，画了一条细细的眼线，刷了刷睫毛膏，用点儿淡得都看不出颜色的唇彩。化好妆后，她接连问了同住的小晴好几遍，这妆浓吗？不浓吧？浓吗？不浓吧？直到小晴受不了了，对她呐喊，不浓，都快赶上素颜了。晏欢这才放下心来。

香水也有讲究，不能用太浓的太女人味的，于是晏欢就喷了一些爱马仕的尼罗河，淡淡的草香。

然后她又将岳一龙的叮嘱在心里默念了一遍：说话的时候不能大笑，这样不端庄；坐下的时候不能跷二郎腿，显得不正经；长辈给你

端水的时候，得站起来双手接过并说谢谢；吃饭的时候，不能用手肘撑着桌子吃，得规规矩矩地端着碗，腰要挺直了，腿还得并拢了；饭粒沾到筷子上了，不能啪啪地在碗边敲落，这是对长辈的不尊重……

晏欢背完了就在心里嘀咕：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犯得着守这么多的规矩吗？

初见郑红玉，晏欢紧张得心都揪成一团了，比当初进银行面试都紧张。特别怕郑红玉稍不满意就当场拆散了他们，还用根玉簪画条银河出来。可郑红玉没想象中那么轴，看上去挺和蔼的，有些瘦，穿着的确如岳一龙说的：很朴素。

她一见到晏欢就笑眯眯的，不是晏欢想象中那种三角眼薄嘴唇的刻薄大妈。

一进门，刚坐下，郑红玉就塞给晏欢一个厚厚的红包。

晏欢“呀”了一声，赶紧推辞，岳一龙就帮着郑红玉往晏欢手里塞，一边塞一边说：“你拿着吧，这是我妈的心意。”

其实晏欢知道，这叫见面礼。凭着在银行的点钞经验，她捏一下就估摸出来了：哇，有八九千块呢！

由于岳一龙已经提前给晏欢打了不少预防针，所以晏欢一举一动都特别淑女。

吃饭的时候，晏欢正襟危坐地端着碗，郑红玉就笑着说，嗨，别这么拘谨，晏欢吃菜，来，这是炖的猪蹄，你多吃点儿。

晏欢就赶紧站起来，郑红玉给她夹到碗里后，她说，谢谢阿姨。

郑红玉又笑了，说，别这么客气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

初次见面，郑红玉对晏欢的印象特别好，她私下对老头子岳林说，

这姑娘挺不错，懂礼数，人也挺精神，不像有的小年轻，蒸笼不分上下格，穿得古古怪怪不说，那脸上的妆都能赶上唱京剧的了。

晏欢也对岳一龙说，你妈没想象中那么可怕，你把你妈妖魔化了。

回去晏欢把郑红玉给的见面礼拿出来点了点，八千八百八十八块。开心得她给老妈刘芝打电话说，一龙他妈给了我八千八百八十八块的见面礼呢。

刘芝也觉得这个未来亲家挺重视自己女儿的，但还是教育女儿说，省着点儿花。

晏欢就嗯嗯啊啊地应对着。

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去岳一龙家时，晏欢穿的都是那套淑女屋的衣服。在晏欢走后，郑红玉对她更是赞不绝口，说，晏欢一定特别节省吧？穿来穿去都是这套衣服，衣服也是又大方又好看，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，还有，也挺高的，你的身高就随你爸，现在找个个儿高点儿的，省得爹矬矬一个，娘矬矬一窝，一龙，妈喜欢这姑娘，是个好姑娘，赶快娶进门儿吧。

岳一龙就有点儿小得意地说，晏欢本来就是个好姑娘。

那你就抓紧点儿，把证儿给办了。

我知道。

你知道个屁，你就随你爹，没人在边儿上敲着边鼓，你就慢吞吞的，这年头好老婆可不好找。

行了行了。

于是在春节的时候，岳一龙就和晏欢一块儿回四川老家见家长了。这趟四川之行，岳一龙还有个任务，就是向晏欢家里提亲。当他告诉

郑红玉春节不在家过了的时候，郑红玉有些不悦，岳一龙就赶紧地说，这不是为了给你带个媳妇回来吗，这娶媳妇不是你催的吗？

郑红玉这才没说什么。

说实话，岳一龙上飞机前挺紧张的，他不是怕刘芝不同意他们的婚事，而是怕刘芝提出一大堆苛刻的要求。他知道他家没什么钱，郑红玉只是一个退休的普通的小学老师，岳林也是退休的普通工人，她怕刘芝要他有车有房有存款才能迎娶他家女儿——电视剧看多了，刻薄的丈母娘比比皆是，让人不得不杞人忧天。

尽管他提着各种大包小包，光是礼品就花了两千多块，但心里始终还是没个底。

于是岳一龙在提出今年就要办证的时候，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好在刘芝没怎么为难，只是用一口川普对岳一龙说：“一龙哦，你要和晏欢结婚，我们没啥子意见，毕竟女大不中留嘛，但有一点，你们要先把房子买了哦，要不然我们晏欢在北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得，这咋个行嘛！”

对于房子的事儿，岳一龙早就有了准备，他赶紧回答，阿姨，我妈都说了，房子我们家出钱，你们不用出一分，而且我们年前就开始看房子了，您就放心地把晏欢交给我吧，我不会让她受一丁点儿委屈的。

刘芝连连点头，不停地说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
刘芝离开后，晏欢捅捅岳一龙，脸上带着狐疑的表情，问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看房子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

见刘芝正在厨房忙得连转身都来不及，晏老头也去厕所了，岳一龙就一把搂过晏欢，脸上带着快要满溢出来的笑容说，原本打算给你

一个惊喜的，现在提前让你知道了，你还不快亲我一下。

晏欢就满脸幸福地吧唧给了岳一龙一个响亮的吻。

但晏欢如果知道后来郑红玉会到新房和他们一块儿住，估计此刻她就不会给岳一龙一个吻，而是一个郁闷的背影了。

但谁又能知道生活会滑向哪个方向呢？

春节过后，岳一龙果真带晏欢去看了房子。房子很大，三居室的，让晏欢欢喜得从这头跑到那头，然后连“啊”了几声，开心地对岳一龙说，真大啊，还有回声呢，以后这间就做书房，嗯，没宝宝之前，那间就做客房，你看行不行？还有，我太喜欢这个衣帽间了，到时候咱们一定要弄个整体衣柜，我衣服太多了。

岳一龙笑眯眯地连连点头。

新房的价格近二百万元，首付需要六十万元。岳一龙已经盘算好了，先找哥们儿孙储借个十万，自己自打工作以来，省吃俭用，从牙缝里挤出钱来存了十八万，再找郑红玉要个四十万就差不多了。可当岳一龙对郑红玉说起的时候，郑红玉吓了一跳，手里剥好的小半盆花生米差点儿打翻。

岳一龙赶紧说，妈，我手里还有十八万呢，孙储也答应借给我十万了，要不这四十万就当我借您的，以后有了钱就马上还上。

郑红玉想了想说，我得和你爸商量一下。

当天晚上，郑红玉就和岳林并排躺在床上，两个人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开始讨论该怎么办。

岳林去年才从改制了的厂里内退下来，是个矮胖的小老头，身高只

有一米六八，头发稀少，一板起脸来的时候，脸上的肉就耷拉下来，用晏欢的话形容，不吭声的时候特像一条沙皮狗，可吭声了也说不出什么高见，表达能力有些问题，还特别喜欢摆出一副颇有学问的长辈样儿。

矮胖的岳林和高瘦的郑红玉站在一块儿特滑稽，又用晏欢的话来说，简直就是《鹿鼎记》里的胖头陀和瘦头陀。

矮子的心眼多，岳林一听郑红玉说了这事后，就沉默了。

郑红玉先说出了自己的意见，她说，儿子要娶媳妇，按理说我们怎么也该表示一下，但四十万元，我们黄土都埋到胸口了，也就攒下四十万元而已，你说要不这样，我们劝他们买个小户型，怎么样？

岳林不作声，许久他才缓缓地说，二百万，一龙得还多久才能还上啊，暂且不说银行利息的问题，今儿我听厂子里的人说了，我们这片儿的拆迁协议马上就要下来了，开发商准备弄套安置房给我们，两居室，如果要三居室的话，就要补差价。

郑红玉一下就坐起来，情绪有些激动地说，那当然要两居室了。

岳林的声音还是不快不慢，他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说，如果真要赔房子，肯定得要三居室，你想想啊，一龙和晏欢将来都可以和我们一块儿住，有了孙子我们也方便照顾一下不是？我们要个两居室，剩下一居给谁住？北京现在的房价一天一个价，多一间出来都是超出能力之外的负担。

虽然岳林的表达能力是有些弱，但凭着几十年的了解，郑红玉顿时就明白岳林的意思了。和岳林结婚这么多年，她最清楚他。岳林这招看上去是为岳一龙着想，但实际上想把房子的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，毕竟那些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，放在银行会贬值，全拿给儿

子买房又有点儿过了，毕竟谁家没个急事儿，以后有的是用钱的地方。

第二天郑红玉就把他们的想法给岳一龙讲了，岳一龙刚开始有些犹豫，但郑红玉劝他说，你们和我们住多好，晏欢上班肯定忙，没时间给你做饭，但有妈在你身边儿就不怕，将来你们有了孩子，我们也方便给你带孩子不是？

见岳一龙不吭声，她继续说，还贷不是你想得那么轻松，一百多万元可不是小数啊，每个月都要勒紧了裤腰带往银行塞钱，值吗？这生活质量一下就下去了。

这么一说岳一龙就有些动心了，但他还是含混不清地说，等拆迁的具体通知下来了再说吧。

此刻，晏欢还沉浸在她的小幻想中。她上网查了许多装修的资料，整天就琢磨着是装成欧式风格还是现代风格，那个大大的衣帽间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，她早就受够了出租屋里的老式衣柜，将来有了衣帽间，一定要把衣服都挂起来，想要哪件拎出来就是。

想到这儿，晏欢的嘴角就往上扬了。

说起来晏欢已经工作四五年了，但存款却只有四位数，那些钱不是砸到衣服上就是扔到化妆品里去了。晏欢有护肤的爱好，家里囤的护肤品砌了满满一纸箱，就连用过的空瓶子她也舍不得扔，塞在床底下的两个大纸箱里，每次拖出来清点的时候，她就觉得特开心特有成就感，小晴说过，这些东西就俩字儿能形容：壮观。

这天晏欢正在上班，就接到郑红玉的电话，电话里，郑红玉说岳林的徒弟送了一些虫草，让她晚上到她家吃饭。

晏欢没多想，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，谁知道下班了换衣服的时候，

她才知道坏事了。上衣没什么，就是一件小皮衣，主要是裤子是特别紧身的铅笔裤，还是复古的雪花款，这在郑红玉跟前一出现，从前的美好形象都崩塌了。

但总不可能用制服裤子配小皮衣吧？晏欢心想，就算明天要上断头台了也不这样搭配！

果不其然，一到郑红玉家，郑红玉就盯着晏欢看了半天，看得晏欢心里直发毛。吃饭的时候，郑红玉给晏欢夹了一块鸭肉到碗里，说，晏欢啊，别舍不得买穿的，你看你那裤子，都小得快塞不下去了，我记得这款式在上世纪 90 年代倒是挺流行的，你怎么现在还在穿哪？都过时了，那什么，女孩子就得好好打扮，改天叫一龙给你买一条合适的。

于是晏欢就尴尬地看着岳一龙呛了一口汤。岳一龙转过身对着墙“咳咳”地咳了许久，才满面通红地说，行了啊妈，您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。

我怎么不操心？郑红玉又给晏欢夹了一筷子菜，说，晏欢这么省吃俭用的，我怕她跟着你受委屈，我都想好了，签拆迁协议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一套三居室，大家一块儿住，到时候我天天做好吃的给晏欢吃，把她养得胖胖的，你瞧她现在多瘦，小腿儿细的……

晏欢终于听出不对劲儿的地方了，她瞪大了眼睛看着岳一龙，岳一龙被她看得有些心虚，就赶紧低下头扒饭。

在郑红玉面前，晏欢不敢提房子的事儿，她想毕竟她还没嫁进门，和郑红玉之间总是隔着几层关系，于是在岳一龙送她去乘公交的时候，她就开口问了，岳一龙，你妈说什么拆迁协议？什么天天给我做吃的？

岳一龙不想谈论这个话题，就想转移一下，他说，今儿晚上说的是虫草炖老鸭，可我一根虫草都没捞着，都想跳进锅里去捞了，你见着了吗？哎，你说虫草会不会给炖化开了？

别跟我来这套！晏欢隔着衣服狠劲儿掐了岳一龙一下，快说！

岳一龙就只好把事情的经过，以及老两口的想法告诉晏欢了。

晏欢自然如他所料地不同意，她想了想说，既然你爸妈的钱要拿来补差价，那我们买房的钱就我们自个儿出吧，买个小一点儿的两居，一居都行，再不够我向我朋友借点儿……

岳一龙立刻打断她的话，说，你哪个朋友？别告诉我是李长昊啊！  
你要是敢去找他借，咱俩立马就拜拜！

晏欢有些不屑，但手还是挽着岳一龙的胳膊，说，就你小气，好像你就没前任似的，你那个前任赵璐璐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QQ里一直都留着她，别以为改个备注我就不知道了，姐姐是怕你难堪，不想拆穿你，我和李长昊可是正大光明的同事关系，谁知道你和那个赵璐璐背着我聊些什么呢。

岳一龙也不屑地说，还正大光明……匾呢，你们刻匾了吗？后面有太子的建储匣吗？

晏欢听不懂，只好说，什么建什么储什么匣，就你懂得多行了吧，反正我告诉你，我才不和婆婆一块儿住呢，我有个同事，就是和婆婆一块儿住，成天吵架吵成了神经衰弱，晚上觉也睡不着，弄得上班的时候把一笔业务做错了，赔了不少钱呢，真是天天吵架，还有一次都打起来了，哎，你在听我说话没……你推我干吗？哎！

正说着这话的时候，公交车来了，岳一龙赶紧把叽叽喳喳的晏欢